

西方人文思想家回顾丛书

威廉·福克纳
骚动的灵魂

Xiao Minghan 肖明翰 著

SOUL IN F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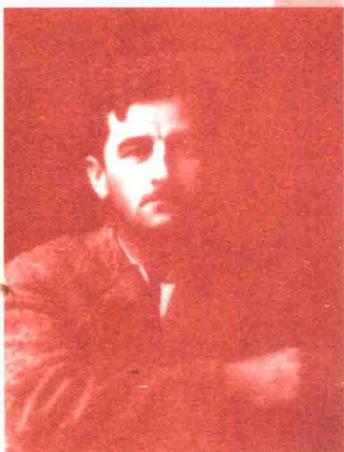


西方人文思想家回顾丛书

威廉·福克纳

Xiao Minghan 肖明翰 著

骚动的灵魂
SOUL IN FURY



William Faulkner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董孟戎
封面设计：周靖明
技术设计：杨 潮

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
肖明翰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1.75 插页 4 字数 260 千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542-5/I·683 印数：1—8000 册

定价：19.00 元

前　　言

1931年福克纳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这十三篇》，集子的末篇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卡尔卡索纳》。19年后，他从自己多年发表的短篇中，精选出42个故事，出版了《威廉·福克纳短篇小说集》，集子的最后一篇仍然是《卡尔卡索纳》。

福克纳编辑短篇小说集，从来不是随便把故事收集在一起，而是把它们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他在一封信中告诉出版商，他要把《短篇小说集》编得像“一部长篇小说那样”，使其成为一个“单一的实体，推向一个高潮……朝着一个结尾，一个终点发展”。那么，《卡尔卡索纳》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至福克纳总是把它放在集子的末尾，也就是他所说的，所有故事所朝向的“结尾”或“终点”？

《卡尔卡索纳》名为故事，其实并没有什么情节，也没有什

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故事内容主要是他同自己的骷髅之间的对话。为了逃避自己的无能与绝望，他让他那诗人的想象力任意驰骋。他想象自己不再在饥寒交迫中煎熬，而是在“干某种勇敢、悲壮而艰巨的事业”，在同十字军骑士一道英勇作战，他甚至骑上一匹“眼睛像蓝色的闪电，棕毛像飞舞的火焰”的骏马“冲向山顶，然后腾空而起奔向高空”，“风驰电掣般地跃上天堂里蓝色的山峰”。故事真正的主人公是艺术想象力，它不仅为诗人塑造了一个英雄形象，而且虚构了一个与之相符但与现实迥异的世界。

福克纳为这个故事取了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名字：《卡尔卡索纳》。卡尔卡索纳是法国南部一座保留有从古罗马要塞到中世纪城堡的大量文化遗产的城市。但有意思的是，“卡尔卡索纳”这个词从未出现在故事中，而且诗人所住的阴冷、破烂、老鼠横行的地方与卡尔卡索纳更有天壤之别。

叶芝看到世界末日到来，耶稣即将再次降临主持末日审判，两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处于解体中的可怕景象，于是他坐船去了拜占庭，想同在“圣火中站立的圣徒们”一道在“金枝上吟唱”。庞德在物欲横流、人性扭曲的商业社会中看到艺术的毁灭和精神的死亡，把目光投向奥德赛和孔夫子，竭力想在他们“美妙的老眼里拾到不熄的火焰”。艾略特在现代世界的荒原里看到生命枯萎，万物萧条，人变成了行尸走肉，于是带着宗教般的使命感在古老的神话中搜寻，想借来精神的“春雨”浇灌“荒原”。

“卡尔卡索纳”就是福克纳的拜占庭，福克纳的《论语》，福克纳的鱼王，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塌法。故事中那个饥寒交迫的诗人的一切：阴冷的住处，横行的老鼠，甚至他躲在里面写诗的黑

暗，当然首先还有他自己，统统属于“标准石油公司”。但他还拥有诗人的想象力，能在饥寒交迫中想象勇敢和悲壮，能在黑暗中“腾空而起”，奔向“天堂里蓝色的山峰”，也就是奔向“卡尔卡索纳”。

1950年，福克纳局促地站在万众注目的诺贝尔文学奖讲坛上，给那个多年来使人迷惑不解的故事《卡尔卡索纳》，给他那神话般的约克纳帕塌法世界，同时也给他一生的“痛苦与艰辛”下了一个脚注。他用他那低沉的美国南方口音宣布：在“精神上的东西已不复存在”的现代世界里，诗人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可以是一个支柱，一根栋梁，使人永垂不朽，流芳于世”。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1)
一 “老上校”的曾孙	(2)
二 “我从未喜欢过学校”	(6)
三 菲尔·斯通：诗人的创造者	(12)
四 “空军英雄”	(16)
五 世界上最糟糕的邮电所所长	(20)
六 “失败的诗人”	(25)
七 新奥尔良和欧洲之行	(32)
第二章 邮票般大小的故土	(45)
一 约克纳帕塌法世界	(51)

二	南方文化中的悖论：社区意识与个人主义	(60)
三	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	(65)
四	美国南方文艺复兴	(77)
五	“我只属于人道主义流派”	(95)
第三章	传统信仰解体后的精神荒原	(116)
一	“我不能接受战后的世界”	(117)
二	最辉煌的失败：《喧哗与骚动》	(126)
三	死亡之旅：《我弥留之际》	(154)
四	藏垢纳污的“圣殿”	(180)
第四章	矛盾与困惑：种族问题与种族主义	(203)
一	美国南方的种族问题	(208)
二	福克纳的反种族主义立场	(214)
三	人性之光	(220)
四	《押沙龙，押沙龙！》：兄弟相残的悲剧	(237)
五	下去，摩西，让我的子民自由	(253)
六	种族主义对福克纳的影响	(276)
第五章	十字架或弯月：福克纳与基督教传统	(286)
第六章	园中之蛇：斯诺普斯主义	(317)
第七章	价值观念的重建：一个现代世界的寓言	(344)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我于 1826 年由一个黑奴和一只鳄鱼所生——他们的名字都叫高兴的石头。我有两个兄弟，一个是瓦尔特·E·特拉普洛克医生，另一个是雄鹰石——一架飞机。”^① 瓦尔特是美国幽默作家查帕尔虚构的人物。人们一定会对这样的话摸不着头脑，而这却是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 20 世纪最杰出的作家威廉·福克纳在 1931 年“神情认真”地回答一个专程前来采访他的记者问及他的家庭情况时所说的话。

福克纳近乎荒唐的回答自然表现了作家特有的幽默，但更重要的则是反映出他极不情愿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经历的真实

^① James B. Meriwether and Michael Millgate, eds., *Lion in the Garden* (Random House), 1968, p. 7. 本书引文出处相同者，除首次出现外，注释均从简。

情况告诉他。福克纳曾因此多次使一些自以为所向披靡的记者感到无能为力，也使一些他的崇拜者和好奇的人十分尴尬。在聚会上当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时，他要么沉默不语，要么态度粗暴。而那些老远找上门来的人，特别是名人、作家、教授，绝大多数都吃了闭门羹。比如著名芭蕾舞女演员阿丽莎·玛可娃找人同他联系，想见他。他却对来说：“请告诉这位女士，我很遗憾，我已与人约好去打浣熊。”^①

尽管福克纳对自己的个人经历讳莫如深，不愿把自己的生活展示于人，但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化名人，他自然成了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对象。经过多年查资料、翻档案、采访他的亲朋好友，再加上研究他的谈话和活动，学者们搜集到丰富的资料，发表了一部又一部关于他的传记。一个平凡而伟大，一个有许多缺点但品质高尚的活生生的人，一个一生都在对社会、对生活、对自己不断探索，在文学艺术上不断创新的作家形象终于展示在世人面前。

一 “老上校”的曾孙

福克纳于 1897 年 9 月 25 日出生在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一个叫纽埃尔巴尼的地方。他是这个家族一连五代的长房长子。许多接触过的人都说，他具有强烈的南方意识并对自己的家族史感到十分骄傲。他祖上在这一带很有名望，拥有大量土地和财产，

^① 转引自 Robert Coughlan, *The Private World of William Faulkner* (Avon Book Division, 1954), P. 83.

但到他父亲手里，已是家道中落，大不如前了。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在外人面前几乎从不提他父亲，涉及到家庭时，他总是大谈其曾祖父。他曾告诉著名评论家麦尔肯·考利，他“曾祖父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物”，他用“自己的钱创建、组织了密西西比州第二步兵团并亲任其指挥……他修建了我们县第一条铁路，写了几本书，并且去欧洲旅行，让人们羡慕不已”^①。他在为其第一部著作《大理石牧神》写的作者简介中，也仅仅说自己是“W. C. 福克纳的曾孙”，而只字未提父亲。

他对曾祖父非常敬仰，曾祖父对他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也的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曾祖父也叫威廉，人称“老上校”。他同南方许多庄园主家族的创始人一样，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传奇式人物，福克纳家族中和这一地区都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老威廉1825年出生在田纳西州。他生性暴躁，据说14岁（一说7岁）时同弟弟詹姆斯争吵，竟用锄头将其打得头破血流，因而受到父亲的抽打。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来到密西西比州北部的里普利镇，去找在当地教书的舅舅约翰。他后来回忆说，他来到里普利，光着脚，衣衫褴褛，腰无半文，幸好得到一个小姑娘的帮助，在她住了一个晚上。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了他的第二个妻子。据说他到达时，他舅舅因被指控杀人已关在狱中。约翰为了自己辩护，在狱中研究法律，后来成了自己的辩护律师，成功地使自己获释，并因此当上了律师。不过当地的档案中没有约翰被关过的记载。这同福克纳家族中的许多传说一样，可能也是后

^① William Faulkner, *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Faulkner*, ed. by Joseph Blotner (Random House, 1977), pp. 211–212.

代们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威廉曾被舅舅收养在家中，开始边读书边打工。他 19 岁时写了一本关于一个死囚的真实故事的小书，在这个死囚行刑那天卖出 2500 本，赚了 1250 美元，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一笔钱，他也第一次展示了他的精明和才智。他后来参加了对墨西哥的战争，当上了中尉。退伍后他在舅舅的律师事务所里学习法律，不久成了舅舅的合伙人，也当上了律师，从此走上了成功之路。

威廉生性暴躁，当上律师后仍脾气不改，1849 年和 1851 年曾两次因杀人收审，但他都成功地证明自己是自卫而获无罪释放。在此期间，他在忙于律师事务的同时还从事奴隶买卖和土地投机。他在土地投机方面特别积极，而且十分成功。在内战前几年，他除了在里普利进行大宗土地买卖之外，还在邻近的蒂帕县买了 2697 英亩土地，同时又卖出 2000 英亩，赚了 3990.70 美元。由于在城里商业活动中的投机很成功，所以他成了很富有的人。在南北战争中他更是成了英雄，两次自己掏钱组军参战。战争后期，他因通过封锁线偷运紧俏物资而发了横财。所以当战争结束，大多数南方人因失去了财产而处于贫困之中时，他却拥有大量现款，并立即就开始在农村进行土地买卖，以 10% 的利息放债而且要借债人以土地、棉花、企业作抵押。从 1868 年到 1874 年的 6 年间，他的财产增加了 3 倍。另外他还拥有一座 1200 英亩的大庄园，到 80 年代他的庄园已达 2000 英亩。另外他还办企业、修铁路、竞选议员，成了当地很有地位的人。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他很成功，也很有钱，但他并非像他的后代们所吹嘘的那样是一个拥有很多奴隶的大庄园主，他拥有的奴隶从未超出 10 个。在 1860 年，即内战开始之前，他只

拥有 6 个黑奴。他的主要兴趣不在种植业上，他买土地主要是为了再卖掉赚钱。他之所以被吹嘘成拥有大批奴隶的大庄园主，不仅因为南方人总为祖先拥有成群的奴隶和大片庄园而感到骄傲，而且还因为他那些想象力丰富并且十分怀旧的后代们想使家族的“历史”同南方最重要的神话相一致，也即是旧南方的庄园是田园般的“乐土”，奴隶制是“上帝的恩赐”。

“老上校”不仅在事业上很成功，而且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和诗人。他发表了几本小说和诗集，最成功的是《孟菲斯的白玫瑰》，再版 35 次之多，售出 16 万多册，在 1952 年还再版过一次。在政治上，他也显示出兴趣和才华，并于 1889 年 11 月 5 日当选为州议员。然而也就在他当选那天，他被原先的合伙人枪杀在大街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同他自己以前的情况一样，杀他的凶手也因为能“证明”是自卫而被释放。不过，不论凶手是否是自卫，“老上校”本人都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一直在挤压那个合伙人并且强行买去了那人的股份。关于这一点，他的曾孙后来也提到过并且在两部以“老上校”为原型的小说《沙多里斯》和《没有被征服的》里，对他曾祖父性格中残忍的一面和他对人性的践踏进行了探索和表现。

“老上校”在他曾孙出世前 8 年去世，但他对福克纳的影响极大。福克纳在童年时代听了大量关于曾祖父的故事和传说，并为其才干、魄力和创业精神所倾倒，但同时也看到他的残忍和他对人性，特别是对黑人性的践踏，比如他很可能留下了至少两个混血女儿。在作家眼里，他曾祖父是过去时代的象征，是旧南方那些坚忍不拔但又冷酷无情的早期拓荒者的代表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旧南方的一些优秀 的传统价值观念，比如福克纳所津津

乐道并在诺贝尔奖演说中向世人强调的“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不过，这些人类“昔日的荣耀”也反映出旧南方的问题和罪恶。所以福克纳后来不仅以老上校为原型塑造了约翰·沙多里斯上校这个人物，而且还在斯特潘家族、麦卡士林家族和康普生家族的故事中描写了一系列像他曾祖父那样白手起家、有魄力、有雄心、意志坚强但又冷酷无情的家族创始人形象。这些人物的创作在他的艺术成就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并且反映出他对历史和传统的基本看法以及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今天，老上校生前专门为自己的在意大利定做的大理石雕像仍安置在里普利公墓内福克纳家族的陵园里。雕像高8英尺，潇洒地站在14英尺高的基座上。他一只手抬起，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正好掩盖了他在墨西哥战争中失去的三个指头。他腿边放着一摞书，其目的很明显，是想表明他是一个诗人和作家。100多年来，他面朝西方，静静地注视着他一生中最引以为骄傲的成就——距陵园100来米那条他亲手修建的至今仍在运行的铁路。在《沙多里斯》里，这尊雕像成了沙多里斯上校的雕像，它把沙多里斯家族的后代们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中。

二 “我从未喜欢过学校”

老上校死后，他儿子约翰继承了他的财产和事业。福克纳的祖父人称“小上校”。他改善和延长了父亲所修建的铁路，和他父亲一样投资地产，并从事金融业，当上了本地的“第一国家银行”的总裁。他拥有一座马车房，一个石油公司和一座剧院。他

还创办了奥克斯福镇的第一个电话公司。此外，他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主持创办了当地的自来水公司、电力照明公司和建设下水道系统。同他父亲一样，他对政治也很感兴趣，是县里的民主党主席，并两次当选为州议员。然而总的来说，他没有老上校成功。他后来失去了对银行的控制权并卖掉了铁路。福克纳后来把他祖父的失败，特别是失去银行一事写进了小说。

福克纳的父亲默里就更不行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学熬了两年就退学到铁路公司工作。在家族的所有企业中，他对铁路最感兴趣，将其看作是自己生活的中心和基础，人们甚至说铁路是他“恋人”。然而小上校大约因为嫌管理铁路麻烦而在 1902 年以 75000 美元的价格将铁路卖掉了，这对默里是一个沉重打击。他本想去德克萨斯当牧场主，但他妻子否决了这一计划。福克纳的母亲莫德对丈夫的软弱无能大为不满，特别是默里后来苟且偷安，无所作为，莫德更是打心眼里瞧不起他。加之默里不易与人相处，对人冷淡，他同妻子和孩子们的关系一直不好。莫德临死前（她比丈夫多活近 30 年）对儿子威廉说，她希望上天堂后用不着同默里讲话，因为她从未喜欢过他。

虽然福克纳的母亲个子矮小，只有 1.5 米高，但她是一个很有主见、个性极强的女人。一经决定的事，她会不顾一切地去做，在任何逆境中都不会屈服。她的信条是“不抱怨——不解释”，她甚至把它用红字写在木版上挂在厨房里。她这样的性格同她早年的奋斗经历有关。她父亲查理·布特勒曾是奥克斯福的警察局长和收税人。当莫德 16 岁时，他抛弃家庭，带着镇上人交的税款和一个漂亮的混血女人逃离了奥克斯福，从此杳无音信，留下妻子和一对儿女，使他们陷入贫困与债务之中。莫德在

没有任何人资助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勤奋工作和学习，上了一个很小的州立学院，并不断改善自己的境况。这同她丈夫的不思进取、每况愈下正好形成鲜明对比。莫德一辈子热爱读书和绘画，并在这两方面都深深地影响了她的儿子。她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很重视孩子们的道德和文化教育。她不仅教导孩子们信仰上帝，而且用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教育他们，要他们怜悯穷人，帮助弱者，富有同情心。她使自己的4个孩子在上学之前就能读能写，并有计划地让他们系统阅读从童话到经典文学的各种书籍。正是因为她性格坚强，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和教育，她成了家庭的中心，以至于“福克纳家所有的孩子都成了妈妈的孩子”。

威廉同他父亲关系一直不好。他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并不无恶意地称他为“蛇嘴唇”。而在他眼里，父亲有那么好的先辈和家庭社会环境，竟然一事无成，简直是一个低能的失败者。相反，他很佩服母亲的坚强意志和性格。另外，在长相方面，除了福克纳家族典型的鹰钩鼻外，不论在个子、相貌还是性格上他都很像他母亲。或许因为这些原因，他对母亲十分尊敬和孝顺，父亲死后，他就一直赡养她。在奥克斯福的几十年里，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母亲。当他离家外出时，他几乎总是每隔几天就给她写信。比如1925年他去欧洲旅行，从8月6号到10月15号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里，他给母亲至少写了23封信和明信片。在所有这些信和明信片中他只有一次顺便提到他父亲。

他母亲对他的文学创作也有很大影响。其表现之一是他在小说中塑造的所有白人老妇人形象，比如珍妮婶婶、外祖母洛莎、洛莎·柯德菲尔德、爱米丽等人个子都矮小，都具有令人钦佩的坚强意志和性格，而且都十分长寿（莫德活到89岁，直到1960

年，也就是福克纳逝世前两年她才去世）。我们发现她们身上都闪现着莫德的影子。相反，他似乎把他父亲作为他所塑造的主要反面人物之一的杰生·康普生的原型。他母亲曾告诉人们，杰生“讲起话来简直像我丈夫……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风格”，并且同杰生一样，他总是在责骂黑人帮手“工作不努力”^①。福克纳还把他发表的第一本书《大理石牧神》献给他母亲，而他母亲也十分喜欢他的作品，总是为他感到骄傲。即使当福克纳默默无闻，被他父亲和镇上人认为没出息，是“游手好闲的人”和“流浪汉”的时候，她也总是为他辩护，从未动摇过对他的爱和信心。她坚信比利（威廉的昵称）是她的“生活之光”，并认为他是“天才”。

正因为莫德的坚持，默里·福克纳一家才于 1902 年 9 月 24 日，即小威廉 5 岁生日的前一天，搬到拉法耶迪县（Laffayette）的县城奥克斯福（Oxford），住在小上校那名叫“大地方”的公馆附近。关于这个县和它的县城，福克纳曾专门画有地图。只要对福克纳的故乡拉法耶迪县和奥克斯福稍作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约克纳帕塌法和杰弗逊正是以它们为蓝本虚构的。

在福克纳一家迁到奥克斯福后 3 年中，威廉主要是同小伙伴们一起玩。他们特别喜欢到镇边的一片树林中去掏鸟窝、抓小动物和打仗。这些童年时代的活动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是那样喜欢那片树林，以至后来他挣到钱后终于把它买下来，作为他 40 岁生日的礼物送给自己。另外，他父亲虽然对孩子们的教育不大关心，但出于他自己的兴趣，他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教会

^① Joseph Blotner, *Faulkner: A Biography* (Random House, 1979), p. 1760.